



文化巨人 不朽名剧

——写在汤显祖创作《牡丹亭》410 周年纪念前夕



乐 风

(江西抚州市汤显祖纪念馆)

“远色入江湖，烟波古临川。”这是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赞美临川的两句诗。古临川位置优越，历史悠久，自有县治以来历史已有 2300 多年，在这方乡土上，我们祖先不但改造了大千世界，也丰富和发展了临川地域文化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。在他们中间，汤显祖作为世界文化巨人，就像一颗耀眼的星星，在世界东方，在临川这片古老土地的上空熠熠闪光。

汤显祖(1550~1616 年)，字义仍，号海若，江西临川人。1550 年 9 月 24 日生于临川县城东文昌里(今临川市文昌桥辖区桥东太平街)一个书香之家。汤显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五岁就能做对子，十岁学古文词，对《文选》颇为喜爱，十二岁就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《乱后》，十四岁补为县学诸生(秀才)，在县学里名列前茅。二十一岁时又以排名第八的成绩，中了江西第 8 名举人，之后文名扬于海内，“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”，二十六岁时，他的第一部诗文集《红泉逸草》刊行于世。三十四岁时考中进士，开始了他的宦宦生涯，十五年的宦宦生活使他亲身体察到下层社会人民的疾苦，出于忧国忧民之心，万历十九年(1591 年 3 月 25 日)，官闲志不闲的汤显祖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著名的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揭发时弊，抨击朝政，因此得罪了权贵，被贬至贫瘠荒蛮的南海徐闻县任一小小的典史。在徐闻，他针对当地不习礼仪、动辄轻生的现象，创办了“贵生书院”，强调人人皆有“生”的权利，应珍视这种“生”的权利，开创了徐闻礼义之先，体现了他最朴素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。1592 年，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。在遂昌五年知县任内，他灭虎患，劝农桑，办学堂，施仁政(除夕放囚犯回家过年，元宵放囚犯赏灯，无一囚犯逃跑)，下乡劝农“耕读”，兴利除害，政简诉清，深得士民爱戴，声冠两浙。汤显祖弃官归乡后，遂昌士民建立了“遗爱”生祠来纪念他。遂昌从隋朝至清朝 1300 多年中，有姓名可查的县官一共有 315 人，却没有第二个像汤显祖这样被人怀念，直至今日，遂昌人还尊称汤显祖为“汤公”。

看透了封建官场腐败，怨已无力拯救士民，汤显祖深感“世路之难，吏途殊迫”。万历二十六年(1598 年)，他怀着满腔的愤慨退出了黑暗的官场，弃官回到故乡临川。从此，他由政治舞台转到戏曲舞台，把歌场当战场，以笔代剑，鞭挞黑暗的晚明社会，反对愚昧百姓的封建礼教，歌颂追求自由、向往“至情”的伦理社会。弃官归家后，汤显祖接连创作了《牡丹亭》、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三部大型剧作，连同他早期的《紫钗记》，最后完成了他的世界不朽名著《临川四梦》，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戏剧大师。汤显祖在晚年时期，还致力于戏曲演出和舞台艺术的创造，他不仅是当时文艺界的中心人物之一，也是全国进步戏曲运动中的中坚人物。1602 年，他写了《宜黄县戏神清源神庙记》一文，从表演艺术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，这是我国戏曲史上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献，为我国导演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1616 年 6 月 15 日，经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，怀着对现实的万般无奈，这位伟大的戏剧家离开了人世，一颗文坛巨星陨落了，终年六十七岁。

在汤显祖众多的戏剧创作中，代表作当属《临川四梦》，在《临川四梦》中，首推《牡丹亭》。名震海内外的《牡丹亭》，不仅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，也奠定了汤显祖在文学上作为世界文化巨人的基础。他创作的《牡丹亭》一经问世，立即赢得众口称赞，轰动了当时的文坛。沈德符说它“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。张琦说它“上薄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下夺屈、宋，可与《西厢》交胜”。汤显祖本人也十分兴奋，说“一生《四梦》，得意处惟在《牡丹》”。确实，具有高度思想性的《牡丹亭》，正是汤显祖最主要的一部代表作。

《牡丹亭》这部传世名剧的思想性在于通过塑造女主人公杜丽娘这个典型人物，深入挖掘她的内心世界，抒发她的美好感情，传达了在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下，广大青年要求个性解放、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呼声，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腐朽，以及它对人民幸福生活和

美好理想的禁锢。一部《牡丹亭》，就是一篇以“情”格“理”、反对封建礼教的宣言书。汤显祖宣称：“情不知所起。一往情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以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”把“情至”论作为全剧主旨，歌颂“情”而否定“理”。“花花草草由人恋，生生死死随人愿，便酸酸楚楚无人怨”，这千古绝唱的名篇佳句，使人吟诵，齿颊留香。它和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据此，西方文艺界称汤显祖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。杜丽娘之死是封建礼教对人性扼杀的结果，杜丽娘复活是作者对封建礼教不满，为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而构想的“情”战胜“理”的喜剧结局，剧中杜丽娘的悲剧命运曾引起闺阁妇女的强烈共鸣：商小玲演唱《寻梦》一段，悲恸气绝于舞台；冯小青姑娘写诗寄情：“冷雨幽窗不可听，挑灯闲看《牡丹亭》。人间亦有痴于我，岂独伤心是小青？”。娄江女子俞二娘更是伤此曲，“惋惜而终”。汤显祖闻娄江女子读此曲致死，亦作诗自遣：“何自为情死，悲伤必有神。一时文字业，天下有心人。”《牡丹亭》所具有的思想感染力产生出难以估量的悲剧力量。

汤显祖全身心投入《牡丹亭》创作，赋予了《牡丹亭》积极的思想性，加上汤显祖华丽的唱词和优美的曲艺，《牡丹亭》传奇“初出时，文人学士，案头无不置一本”，“日夕把卷，吟玩不辍”（《三借庐笔谈》），甚至“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（《顾曲杂言》）。《牡丹亭》创作完成后，首先在玉茗堂公开演出，临川城内，万人空巷，前来观看，盛况空前。数百年来，《牡丹亭》在舞台上长演不衰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俞振飞等艺术大师，都以能演出汤显祖的剧作为幸。梅兰芳还将其中《游园惊梦》、《春香闹学》折子戏

带到日本、美国、前苏联演出，受到国外观众的狂热欢迎。《牡丹亭》不仅在国内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早在17世纪，这部名著就已远传海外，至今已有300多年了。自20世纪初以来，各种外文译本相继问世，研究这部名著的外国学者也日益增多。前苏联科学院主编的《世界通史》第四卷中这样写道：“在16世纪的戏曲作品中，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十分重要。这部作品对旧道德基础进行了猛烈挑畔。”英国《新版不列颠大百科全书》这样评述汤显祖：“……他的戏曲以细腻感人而闻名。”日本学者、中国戏曲史专家青木正儿在他的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中，第一次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：“显祖之诞生，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，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，东西曲坛伟人，同出其时，亦奇也。”汤显祖与他的《牡丹亭》在国际上享有如此崇高的荣誉，这是临川人的骄傲，更是中国人的骄傲。

英国出了个莎士比亚，被认为是英国的骄傲，我们中国出了个汤显祖，更值得我们骄傲，世界文坛两颗巨星，交相辉映，光照后人。明年是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剧作问世410周年。悉心研究《牡丹亭》之所以长达几百年流传不衰，能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这一现象，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，赋予它新的生命力，乃是我们戏曲创作、文艺理论工作者需担当起的任务。这对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、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都将是必要的和富有意义的。汤显祖创作的《牡丹亭》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奇瑰宝，是一盏长燃不灭的“戏苑明灯”。

（责任编辑：刘慧中）

（上接第182页）

的巫教，与东夷集团九黎族的原始巫教形式虽不能全同，但同处于同一的进化阶段。故颡项“绝地天通”后，“三苗”又“复九黎之德”，即“行其凶德，如九黎之为”（韦昭解）。比如苗蛮淫为“劓、刖、剕、黥”等五种酷刑，杀戮无辜（见《尚书·周书·吕刑》篇），颡项的后继者又不得不命司天司地的重黎族，再对苗蛮实行“绝地天通，罔存降格”的宗教措施。《吕氏春秋·召类》篇说：“舜却苗民，更易其俗”，即到舜的时代，苗蛮的宗教信仰就归化北方巫教了。

从这时起，恐怕灵山便被封禁，不能成为苗蛮集团大巫们与天神直接沟通的灵台了，但是它作为灵巫以玉事神降神的历史地位是抹不掉的，到春秋战国之际，学术下移，民间神仙信仰更是不可遏止，秦汉以降，帝王也四处寻找不死之药，渴望登仙，灵山之地位当然日益提高。并被后世道教列为七十二福地中之第三十三位。

（责任编辑：渊 慧）